# 妻姐迷人

.

我并不是那种淫乱人伦的家伙，当然，这里提到的姐姐也并不是我的亲姐，她是我妻子的大姐，我也随妻这样

称呼她罢了。

姐姐本来在县里一所小学教数学，最近调来市幼儿园任教。由于一时还找不到住处，就先借住在我家。家里不

算大，七十多平方，两房一厅，一年前与妻新婚才住进来的。新婚燕尔，我跟妻还很恩爱，所以，大姐住进来并没

有对我们的生活有多大影响（除了每次做爱得小声点外）。

发生那件事，完全是偶然，当事人过后也都很理智，所以事情很快就平静下来了，就象小石子落入一碗清水，

没有激起多大的涟漪。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星期六，妻去外地出差快有一星期了，但今天还回不来（我也憋了快一

星期了）。按习惯，姐姐每个星期这时候都要回县里与姐夫和小外甥团聚，但据她说幼儿园搞活动，这星期就不回

去了。那天晚上，几个好友约去喝茶打牌，回到家已是半夜一点多，姐姐睡的房间大门紧闭，想必她已经睡了。我

却由于刚喝过茶，兴奋非常，所以上网冲浪，浏览一些成人网站。时值雨季，天气闷热，好象要下雨，我就关上房

门，开大空调（家里只有我的主卧室有空调），慢慢欣赏图片和小电影。看到两点多，刚才是我兴奋，现在连小弟

也兴奋起来了，我决定好好洗个澡，再打下飞机，发泄一星期以来聚积的欲火。

由于估计姐姐已经睡熟，而且天气太热，洗完澡，我并没有穿内裤，就站在卫生间门外过道的洗手池前漱口，

头脑发热的还在想着小电影上的精彩情节。这时，姐姐从她房里出来，要上厕所。如果是平时，在这七十公

分宽的过道里，我侧一下身，就可以让她进厕所了。但当时我正想入非非，完全没有意识到她的到来，更没有意识

到自己是一丝不挂的！她也是睡眼朦胧，没有看清我的状况就过来了。她走到我身边，我转向她一侧，准备让她过

去。这时候，她怔住了！

——一个健壮的（自吹一下，各位别介意）成年男子正面对着她，赤身露体。我也意识到了尴尬，双眼直直地

望着她，两手还拿着水杯牙刷，口中仍含着牙膏的泡沫。就在那一两秒中，时间，空气，一切事物都凝固了。

我迅速回过神来，思考如何摆脱窘境：向前冲回房间？不行，大姐还堵在过道口发愣；向后退回厕所？也不行，

那是她要去的地方，何况厕所内也没有衣服可穿。

一边思考，我也一边打量大姐：刚睡醒的她，头发有些零乱，身上穿一件白色真丝吊带短睡裙，短到大腿根部，

本来还配有一条宽松的短裤（以前偶尔见过），可能她起夜时没有料到会碰上我，所以没有穿，裙下隐隐约约露出

白色搂空内裤，还有隐隐约约的其实姐姐的相貌身材是不错的，她仅比我大一岁多点，还不到30，虽然生过小baby，

但风韵不减。修长的玉腿，高挑的身段，坚挺的乳房，在小睡裙映衬下格外迷人。

看到这，一股热流由丹田而起，向上涌上脑门，让我耳烧脸热，心跳加速；向下冲入小弟弟丰富的血管里，让

本来就已处于兴奋状态的它迅速勃起！「咚，咚」，仅几下，毫无约束的小弟就已成90度，向前直指一步开外的大

姐！还不住地跳动着，好象一把利剑，要刺向她。

大姐这时也清醒了，脸一红：「呵……还没睡呐……」说着，往边上靠一靠。我明白她的意思——就当不知道，

什么也没发生，也好！

「唔，唔」我满口牙膏沫，不好说什么，含糊应了一下，也往边上让了让。她侧着身子，迅速在我面前一闪而

过。就这个小动作，我跟她之间发生点「第三类接触」。由于过道仅有七十公分宽，两人侧过已是很勉强，最关键

我的肉棒还挺在我们中间！她闪过时，她平坦的小腹在肉棒最敏感的前端一划而过，小睡裙的下摆也被肉棒撩了一

下。她快步走入卫生间，迅速而又轻盈地关上门我被她这样一划，一股电流从接触点迅速传来，辐射全身，不由「

叽呤」，打了个冷战，爽！我快快洗漱干净，溜回卧室。

回到卧室，我长长出了口气。刚才虽遇尴尬，但此刻回想起来却无比兴奋。整个过程，每个细节，比起网站下

载的任何一部A 片都要来得真实，诱人！好，今晚就以此为题材打飞机！继续打开电脑，调出图片这时，姐姐也回

到了她的房间，从刚刚卫生间的水声判断，她已冲了个凉——天气太闷热了。

「轰隆隆——，哗——」窗外果然下起了大雨，下雨就凉爽多了，等下好睡，真是天随人意，但今天老天爷给

我的仿佛不仅这些。

「小晁，小晁……」大姐在门外叫我，急急的。我赶紧穿上条裤子，一条薄薄的白色纯棉四角内裤（我不喜欢

三角裤，太紧），出去应她，她也穿上了那件宽松的真丝短睡裤，和睡裙配成一套，很好看，但身上有点湿。

「什么事？」我问。

「快……窗子关不上，雨飘进来了！」

「哦！」我二话没说冲进她的房间。

雨正从洞开的窗口飘进来，打湿了安在窗下的床。跳上床去关窗，拉不动。TMD 开发商，做这种漏雨的铝合金

窗，窗顶有块塑料片脱落将窗夹死了，凭一个人的力量拉不动。

「大姐，你帮拉下面，一起来才行。」

「哦」她说着也冒着飘进来的雨，跪在床上（我旁边），拉窗下沿（我拉上沿），好容易才关上了。

「喔——」我两都松了口气。转过头来，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我是站在床上，而她是跪在床上，都被雨水

打湿了。我的薄棉内裤湿湿的贴在身上，清晰地勾画出肉棒（经过刚才的动作，尚未雄起）的形状和耻毛的颜色；

大姐湿了上半身，真丝睡裙轻轻贴在两座玉峰上，乳头由于遇水受冷，尖尖的凸出来，在真丝睡裙后显现出两点较

深的颜色，这种情形自然比卫生间过道见到的要可爱多了。

我看了不出声，小弟弟却开始跳动了。当时我两的位置，肉棒正好对着她的脸。她已不象刚才那么惊讶，只是

腼腆地看着勃起的肉棒，并未回避，仍保持跪在床上的姿势，算起来她也应该有一星期未吃「荤」了（没回县里和

姐夫XX）。就是见了她的反映，我才决定：上她！！！！

我从床上下来，对她说：「这床湿了，你到我房去睡吧，我那还开着空调，我睡客厅。」

「嗯」她答应了。她进了我房间，我也跟进去，说：「我拿个枕头。」但进去后随手就把门关上！

她并未有做睡觉的准备，而是站在床沿看电脑屏幕上仍在播放的小电影（电脑一直开着的）。此时，我再不觉

得尴尬，而是一阵狂喜，小弟弟也跳得更欢了！「都湿透了，我帮你擦擦。」我说。她没讲话，仍看着屏

幕。我拿出干净毛巾，站在她背后，开始擦她身上的水。擦了一下，我开始试探着将硬挺的肉棒去顶她的屁股，慢

慢的，轻轻的……顶到了！这回轮到她打了个冷战，但仍不回避，好象犹豫了一下，接着反而将屁股稍稍后靠。

——大局已定！见时机渐渐成熟，我悄悄的拉开她睡裙的吊带，睡裙一下子滑到她胸部。「嗯」，她回过头来，

双手抱胸，娇嫃的表示反对，维护她的矝持。时不我待，我一把抱住她，将她揽入怀中，说：「脱下来吧，

会着凉的。」她仍摇头，但并没有反对我的动作。我把她搂得更紧，并用肉棒轻轻地顶她的光滑柔软小腹。

她腼腆地低下头，嘴角微微流露出偷情时激动的心情所产生的颤抖。好，成功！继续努力。接着我游弋双手，

轻抚她圆润的肩膀，渐渐顺着两肋向下滑动，敏感的指尖可以觉察到她微微扭动的腰肢上快乐地舒张着的毛孔。继

续往下，隔着真丝睡裤，我抚摸着她浑圆的丰臀，哎？宽松的短裤下并没有内裤！难道也可能天太热，睡觉出汗弄

潮了内裤，刚冲完凉后就脱去了。劲！挑开短裤下沿，我滚烫的双手直接按在她细腻光滑的丰臀上。「唔」她

娇喘一声，想用手去拨开我手。原来她双手抱胸，脱落的睡裙还挂在胸前，现在手一移开，睡裙就落在腰际，挺拔

的双峰暴露无遗。借着卧室内昏暗的灯光，她那傲人双峰，在我面前挺立，暗红色的乳头因紧张激动而收缩凸硬。

「哎呀」她轻叫一声，还想用手护胸，但被我抓住了，顺势将她往床上压。开始她还抵抗，但拗不过我，半推

半就的就被我压倒在床上，我则侧卧在旁边。她紧闭双眼，轻轻喘息着，玉乳也跟着一起一伏，就在我面前。我抽

出一只手，顺着大腿，小腹，摸上她的胸部，握住其中一只玉乳，揉搓起来。「嗯……」她摊软了。这下可由

得我了，揉搓一下，再狠狠地吮吸硬起的乳头，腾出手来，轻抚平滑的小腹和隔着真丝裤更显柔滑的耻毛，耻毛下，

一阵阵热气传来。再次挑起短裤下沿，我直接按在她的秘处。到底生产过，温润的小阴唇整个突出来，拨开耻毛即

可触及，再分开阴唇，里面早已浆水泛滥了，五指大动，不一会已是满手粘液。见时机已到，我先退去她的真

丝短裤，留下睡裙挡在腰间（这样性感），再脱下自己湿透的四角裤，提起怒涨的肉棒就要上，大姐也发觉了，睁

开朦胧的双眼，看着我，「别……」她说。她好象还有所保留，我却已是箭在弦上，管她！眼看肉棒已到阴门，大

姐却一手抓住了。她轻轻握住，想插入，却被她引开，顶到多毛的阴丘上。不得入其门，我激烈地喘息着，肉棒在

她手中跳动。她轻轻套弄，以抚慰激动的我。

大姐呵，小弟弟一小时前已处于兴奋状态了，再弄两下就……「扑哧，扑哧……」终于忍不住在她手中喷发了！

白浊的粘液喷射出来，粘满她的纤手和肥嫩的阴门。「呵……」我软了下来。

她推开我，坐起来，拿起一旁的真丝短裤抹擦手上和阴部的粘液。这使我有机会站在旁边欣赏她迷人的私秘处。

卷曲的耻毛粘满了精液；暗红的小阴唇凸显在外，有少许皱折，微微向两旁张开；阴唇交汇出，珍珠般大小的阴核

粘满了淫液，在灯光下楚楚动人。感观刺激了小弟，它又慢慢抬起头来！大姐也看见了，她抬起头，用怜

爱的眼光看着我，笑了笑。还用等吗？我再次压倒她在床上，这次，她很顺从，没有一点挣扎。「戴套」她说。

我从床头柜里拿了个出来，递给她，说：「帮我戴」。

她撕开包装，拿出来，托住肉棒，慢慢套入，温柔极了，肉棒跳了一下，恢复原有的硬度。借着精液淫液的润

滑，我顺利插入。虽然她生产过，有点松，但突出的阴唇给我很大刺激。我站在床下，她躺在床边，高度正好。

接下来四十分钟，我让她体验了什么叫死去活来。再看结果：她抓乱了被单，抓伤了我的手臂，弄湿了床单，

摊在床上。我也累了，趴在她胸口睡着了第二天，我起的很晚。中午，她从幼儿园回来，主动帮我换洗了被套床单，

还有她的真丝吊带睡衣。但这时，她明显已恢复大姐的身份和心态，看不出昨晚在她身上发生过什么。也好，就这

样过去吧过两天，妻出差回来，大家都很高兴。妻还夸我乖——主动换洗了被套床单。很庆幸，她没有胡思乱想。

现在，姐姐已找到了住处，搬出去了，虽然时有窜门走动，但大家对那晚之事没透露过半句，就这样平静的过

去了。正如前面所说，整个事情就象小石子落入一碗清水，没有激起多大的涟漪。但到底还是有一颗石子留在了碗

中——我不时还把整件事拿来细细回味。

【完】